



挹 彭

东西两场访书记



CIDG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38

东西两场访书记

挹 彭 著

谢其章 编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C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西两场访书记/挹彭著; 谢其章编.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10 - 0504 - 5

I. ①东… II. ①挹… ②谢… III. ①藏书 - 文集
IV. ①G25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189 号

书 名: 东西两场访书记
著 者: 挹 彭
编 者: 谢其章

责任编辑: 王 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5.25
字 数: 70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504 - 5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谢其章

编这本书，心里是很有些感慨的。第一个感慨是很私底的，二十多年前，如痴如狂地迷恋民国文艺旧期刊，中国书店的老师傅给我从书库里找来不少零本。在一本叫《古今》的杂志上有一位“挹彭”者写的《聚书胜谈录》，连载两期，十分精彩，令人神往地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旧书业描画了一番，顿时对《古今》有了兴趣。某天当我终于见到全份《古今》出现在旧书店书架的最上层时一阵狂喜，待看到一千元的标价时，心又凉了。当时家庭突遭变故，一时竟凑不出这笔钱，又不肯错失良机，只好将多年积蓄的旧期刊装

了两纸箱，用自行车驮到中国书店卖掉（等于是交换）才得来《古今》。老师傅很不高兴，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冷语。第二个感慨好承受得多。一九四九年前还是有几个人写藏书记一类与时代洪流不合拍的“小摆设”，仅有的这几位有周越然、阿英、文载道、谢刚主、谢兴尧、纪果庵，他们都有人提到过；他们的文章大都进过各种选本，何挹彭虽然写得一点儿也不比这几位差，却声名不彰。十几年前龚明德先生动员我利用私藏旧杂志编一册有关藏书买书的选本，我自以为很具冷僻性，其中即收了何挹彭的《眠雨堂记》、《聚书胜谈录》、《雅窃礼赞》、《东西两场访书记》四篇，另收谢国桢（刚主）《我之书癖》，包天笑《我与杂志界》，文载道《斗室微吟》，《期刊过眼录》等数十篇，多为至今未“出土”的佳作。此编辗转多家出版社最终未得出版。这不是我个人之损失，可怜的是读者看不到一流货色，仍被三流选本欺蒙。现在将何挹彭单独挑选出来，别具意义。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找何挹彭，想多知道一点

儿他的资料，至今，所知仍有限。何挹彭曾在交换旧书刊时说到“曾经谢五知先生手，此时谢君方为《古今》在北方约稿且代理发行事”。谢五知即谢兴尧，我的朋友曾向谢兴尧打听何挹彭，谢兴尧只说他认识何挹彭，再多的就记不起来了。还有一条线索，何挹彭曾写道“《死魂灵百图》虽非精装，纸张制版都很令人满意，把原作笔意均能纤毫传出，鲁迅所谓：‘一味写实，不尚夸张’，实令人爱不忍释，在北方喜欢收藏的朋友们，无论直接或间接，还未听见有谁有，南方的朋友，仅知宋奇君与楮冠君有，大概也是平装。”此处提到的“宋奇君与楮冠君”，“宋奇君”应该就是“宋淇”即林以亮（其子宋以朗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因张爱玲《小团圆》而广为世人所知）；“楮冠君”即黄裳先生。

另有这十几个字的线索——“挹彭先生宦隐法曹，而酷喜旧籍，《聚书胥谈录》一文，极可传诵。”（《古今》四十一期“编后小记”）我几乎没信心了。关于何挹彭这个北平旧时的藏书家——旧京书肆的摹画者，这么多年似乎只有我一人一

直在不倦地搜集何挹彭的文章。收在本编里的十篇文章分刊于《杂志》《古今》《新东方》《文史》四本杂志（关于这四本杂志的内容，我另外写过多篇介绍文章），最早一篇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刊在《新东方》杂志的《读书漫谈》，最后一篇是《文史》杂志上的《关于日记》。此外尚有《读缘督庐日记》一文，因篇幅有限，未能收入本书。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如果不是我的努力，如果不是现在有这么个编书的机会，何挹彭这个人就跟从未存在一样；实际上我们确实对他除了这几篇文章之外知之甚少。我只知道何挹彭的书斋“眠雨堂”恰与唐弢的书斋同名。“眠雨堂”取典姜白石诗“老去无端听管弦，病来杯酒不相便，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聚书舛谈录》有云：“以上二物（注：指平装本《死魂灵百图》及精装本《苏联版画集》）和《爱眉小札》，均为寒斋入藏的善本，姑视为眠雨堂中镇库之物亦不为过欤？”唐弢《晦庵书话》里也有一段和上面的话意思极为相似的话：“我曾以所藏《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喻眠雨堂镇库之物，书固良佳，而

罕见亦一端焉。”

何挹彭的藏书近年时有在拍卖场现身，所拍之书均钤“北平何挹彭藏书印”，这颗印很大，有一回我差点儿在拍场得一册何挹彭的旧藏《藏书纪事诗》，终因财力不足差了几百块钱败下阵来。何挹彭说：“所谓书癖，应包括两个意思，即‘买书’与‘读书’。盖读书须成癖，买书亦须成癖；往往有些人虽喜读书，而买书无癖，这并不见得一定是没钱，而是其好不专，不知于读书之乐外，尚有买书一乐。犹如一事物之两面本不可分。有些自命为读书人且有钱者，而不知买者，令我辈视之最是恨事。”他真是说到我们这一类人的心坎上了。我之称何挹彭为北平旧书肆摹画者，诚非虚言耳。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于京西老虎尾巴

目 录

- 眠雨堂记 (1)
- 东西两场访书记 (11)
- 幽思篇 (30)
- 聚书脞谈录 (39)
- 自省篇 (67)
- 雅窃礼赞 (82)
- 读书漫谈 (90)
- 读《涧于日记》随笔 (108)
- 关于日记 (125)
- 郑苏戡《海藏楼诗》 (135)

眠雨堂记

老去无心听管弦
病来杯酒不相便
人生难得秋前雨
乞我虚堂自在眠

——姜白石

北京今年入夏多雨，这在我们实在是一种好的享受，咏雨之作，钟于诗人，石遗老人有论雨一则，意境极佳，每当雨中独坐，辄为之神往，《石遗室诗话》卷十三：

自韦苏州有对床听雨之言，东坡与子由诗，复屡及之，听雨遂为诗人一特别意境。余

少居福州东城，后有废园，多花木，七八岁时，读孟浩然“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王摩诘“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待朝烟”，陆放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诸诗，遂酷爱听雨，当时尚未知吾家简斋有“杏花消息雨声中”之句，虞道园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句也。长识损轩、苏堪，皆有爱雨之癖。余伯兄木庵先生，则最恶雨，平生不作雨诗，兼赋有《畏雨诉》，惟宰博野时，有《喜雨》一诗云：“二十几旬无此声，闻声感激涕纵横，风驰电掣惟恐尽，海倒江翻只要倾，不睡拼教雨夜永，迟明看取一池平，奢心得陇真堪笑，移向春前万宝成”，真香山也。苏堪最喜姜白石“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二句，其《同季直夜坐吴氏草堂》云：“一听秋堂雨，君知病渐苏，欲论十年事，庭树已模糊，”略用白石意也。损轩善为雨诗，余甚赏其“得雨澈宵听”之句，尝从邳州回上海，又往镇江，有《江船喜雨》绝

句云：“雨自吴淞海外来，满天凉意一船开，入江直过松寥顶，飒飒潇潇又几回。”“爱雨常为听雨吟，孤灯黄叶乱山深，建州溪上严州濑，一刻秋宵直万金。”“家人都算我将归，又恐归期被雨违，雨里叩门人睡起，湿薪炊饭更薰衣。”写雨景又是一种风味。《题新赁江阁》云：“晚来卧听雨淙淙，山意将秋绘在窗，塔上一铃知断渡，阶前半瓮许分江。”又《沪楼雨夜》云：“我家好雨亦如斯，既负山居又负诗。”又云：“今年发愿礼南屏，更把乾鱼谒幔亭，预向天公殷致祝，要留此雨在山听。”皆佳。

这里所举白石一联，尤为我所喜，雨所给人的感觉，好像只有这两句说得最尽，且说得最好，并且觉得在自己生活里往往有此一境，颇能道出近年来个人的心境，因此以“眠雨”名吾堂。寒斋小屋一椽，窗外枣树四五株，浓荫覆檐，这使人联想到《项脊轩志》里的“今已亭亭如盖矣”，又想到《藤荫杂记》所记的那些令人惆怅的掌故。还

有石遗老人叙《海藏楼诗》说的，“时多过从夜谈，坐池旁树下老屋，尽两三烛而去，两家皆有池有树，君赠诗所云：孤往希真侣，相逢亦冷踪，何缘疏淡意，频为说诗浓”者，此情此景，虽未身涉，每斋中独坐，时时往来心迹间。又想起有时走过老君堂古槐书屋，看看那株老槐的感觉，好像昔年读《槐屋梦寻》的情景，凡此种种不相干的想象，常常因窗前幽邃的浓荫，令人寻味无穷。

夏丐尊先生在九年前曾预言“再过几时，也许‘穷’‘苦’等可憎的话会转成时髦漂亮的称谓”，因为“穷困，走投无路，已成为现世的实况，彼此因了境况相似和事实明显，成就了一种默契。从来的道德，习惯等等，在这默契之下，恐将不能再维持它的本来面目了”，现在已经证实，这种推论不错。前几天一位长辈和我说，友人某君从远方来信存问鄙况，他老人家回信大意是说乏善可述，惟有饥了之叹云云。当时听了，一直到现在还不痛快，最可恨有一般人专为别人发无谓的嗟叹，这比“杀头至痛也”还要难过万分。因为饥

了固是事实，但我始终未叹，质直的说吧，就是从从来不发牢骚，正因为“穷苦”成了时髦名词，也可说是为免俗，倒不说了。虽然也并不说阔，因为还没有足够的钱，能够供我恣意买书。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所以今夜反倒有兴致为吾“眠雨堂”作记也。

抛开吃饭问题不论，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朋友”和“书”，假如没有他们和它们，则我生如何，早不可知。在现在这样紧张时期，能于瓦屋纸窗下抵掌夜谈，并有访书，买书，翻书，读书之乐，虽不算是过奢的享受，自喜亦是胜缘了。寒斋座上客，只要懂得读几本书，健谈而听起来令人舒服，就可以。在思想见解，和读书态度上，尽可不同，却可谈得来，且能谈得好。入世八年，竟没有因事的关系而遇见一位谈得来的朋友，虽然在公法关系上并没有任何恶感，想起来不无微憾，也足见自己的无能。但舐蚩相通，臭味相投的朋友，算起来也竟有不少，这在世人看来就是所谓最没用的一群。我这些落伍的朋友，既没有鲁迅所说